

足本

玄怪录·续玄怪录

文白对照全译

〔唐〕牛僧儒 李复言



中国人事出版社

(足本)

阴阳转世



白对照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玄怪录·续玄怪录/(唐)牛僧孺著。—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12

ISBN 7-80076-811-2

I. 玄… II. 牛… III. 笔记小说—中国—唐代 IV. 1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1518 号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牛僧孺 著

冯 涛 译

*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保定满城科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25

字数:310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定价:16.80 元

前言

《玄怪录·续玄怪录》是唐代一部极具虚幻诡谲的顶头小说代表作。

在这里，牛鬼蛇神已不再为新鲜稀事，而和能耕桑歌舞的人一道作为世界的一个分子，说、行、逗、唱、理事和有对美丽的向往。

有这样战乱中消志的将才元无有，仲春郊游于一座旷庙休憩，睡梦中见眼前站着四个弱冠书生正和他一道对着冷月吟诗作赋，相见恨晚的元无有，立刻认四位书生为生死交友，便割指为盟，鲜血流淌到东方吐明的时候，元无有抬首一看，四个人已不见踪影，只有屋里的旧木棒、油灯台、水桶、破铛铛四件家什立在四位书生原来的位置。

又有谁清楚刁俊朝的美艳娇妻，有一天不知什么时候脖子上突然长出一个瘤子，而且一直不得消肿，四、五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娇妻脖子上的瘤子竟长成像能盛下几斛粮食的口袋，而且瘤子里面还不时地传出清脆悦耳的吹奏琴瑟笙磬的音乐，又过了几年，瘤子外面却

长出许许多多像蜂窝芒刺似的小孔，每逢雨天，小孔就飘起丝丝缕缕的白云。正当刁俊朝准备为爱妻用刀剖开的刹那，那瘤子竟然四分五裂破了，从里面跳出一只活蹦乱跳的猴子，在他的家里来回乱窜……

这些在现在少有，而在当时处处可见的奇闻怪事，著者牛僧孺、李复言描绘得精彩纷呈又惊心动魄。

一代文豪鲁迅曾在众多志怪小说中，重点研磨了此作，并把它作为一类写作的经典范例融汇于自己的笔端。

著者牛僧孺元和年初，即以登贤良方正制科举第一名，以后便是一生显赫的官位。高官厚禄，头顶皇帝亲自赐予的乌纱帽，可见这《玄怪录》不同常的作者写下来的背后定有令人咀嚼再咀嚼的味口。

著者李复言便是在《玄怪录》的背后找到“味道的一个”，《续玄怪录》跟牛僧孺一拍即合。甚至李复言在牛僧孺开导下，大胆地把阴、阳两世的人与鬼混为一体，并且把阳世里面专

司黑暗角落勾当的人写到他们进阴间如何受到阎王爷和小鬼们的报应，人鬼活动千恣百态，荒诞万里。

《玄怪录·续玄怪录》便是集牛僧孺和李复言奇异之精髓。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对中华古籍造诣深刻的北京大学两位教授汪景寿、赵德明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七月于北京

目 录

《玄怪录》:

杜子春.....	(2)	萧志忠	(124)
张老.....	(13)	李汭言	(129)
裴湛.....	(22)	南纘	(133)
韦氏.....	(31)	候通	(136)
元无有.....	(35)	巴邛人	(138)
郭代公.....	(37)	刘法师	(140)
来君绰.....	(45)	刁俊朝	(144)
尼妙寂.....	(48)	古元之	(146)
党氏女.....	(55)	卢公涣	(151)
崔环.....	(60)	齐饶州	(154)
分河取丁.....	(67)	齐推女	(167)
柳归舜.....	(69)	吴全素	(175)
崔书生.....	(75)	掠剩史	(185)
曹惠.....	(81)	叶天师	(190)
滕庭俊.....	(85)	许元长	(195)
顾总.....	(89)	王国良	(197)
周静帝.....	(93)	张宠奴	(201)
刘讽.....	(97)	叶氏妇	(207)
董慎	(101)	马仆射总	(210)
开元明皇幸广陵	(108)	华山客	(214)
袁洪儿夸郎	(111)	尹纵之	(219)
张左	(117)	王煌	(224)

岑曦	(229)	岑顺	(245)
李沈	(232)	韦协律兄	(251)
杜巫	(238)	苏履霜	(253)
崔尚	(240)	景生	(255)
郑望	(241)	雀侣	(257)
元载	(243)	卢頊表姨	(273)
魏朋	(244)	狐诵通天经	(275)

续玄怪录：

杨敬真	(277)	钱方义	(355)
辛公平上仙	(285)	张逢	(360)
凉国武公李朔	(295)	定婚店	(364)
薛中丞存诚	(297)	叶令女	(371)
麒麟客	(299)	驴言	(374)
卢仆射从史	(305)	木工蔡荣	(377)
李岳州	(310)	梁革	(380)
张质	(316)	李卫公靖	(384)
韦令公皋	(320)	李绅	(391)
郑虢州驹夫人	(324)	韦氏子	(396)
薛伟	(327)	延州妇人	(400)
苏州客	(334)	琴台子	(402)
张庚	(342)	唐俭	(404)
窦玉妻	(345)	马震	(407)
房杜二相国	(353)		

玄怪录·续玄怪录

[唐] 牛僧孺 著
冯 涛 译
吴凤龙 主编
王文勇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玄怪录

杜子春

【原文】

杜子春者，周、隋间人，少落魄，不事家产，然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见弃。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子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俟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征丝竹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

意。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作，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子春惭不对。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期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未受之初，发愤以为从此谋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间，贫过旧日。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裾止之，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贫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魄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嫖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君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桧下。”子春思孤嫖多寓淮南，遂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嫖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祔旅榱，恩者煦之，仇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入四十里余，见一居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鸾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环炉而立。青龙白虎，分据前后。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绛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囚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耳，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子春视庭，

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道士适去，而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来，呵叱之声动天，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長丈余，人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亲卫数百人，拔剑张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不对。问者大怒，催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拗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龙、狻猊、狮子、蝮蛇万计，哮吼拿攫而争前，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余，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未顷而散。将军者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长枪刃叉，四面匝，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心叉取置之镬中。”又不应。因执其妻来，摔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应。乃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栉，奉事十余年矣，今为尊鬼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望君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泪庭中，且咒且骂，子春终不顾。将军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铍碓，从脚寸寸铍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顾之。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民乎？”促付狱中。于是熔铜、铁杖、碓捣、磔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林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身，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

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针灸医药之苦，略无停日。亦尝堕火坠床，痛苦不济，终不失声。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相狎，侮之万端，终不能对。同乡有进士卢珪者，闻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礼亲迎为妻，数年，恩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才不笑尔。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陋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噫！”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叹曰：“措大误余乃如是！”因提其髻投水瓮中。未顷火息。道士前曰：“出。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效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无人迹，叹恨而归。

【译文】

杜子春是北周和隋朝之间的人。

年轻时潦倒失意，不经营家里的产业。但是由于性情放纵，爱好饮酒嫖妓女，把家产花光了，去投靠亲戚老朋友，都

因为他不务正业而不肯收容他。

正是寒冬季节，杜子春衣服破旧，肚子空空，在长安城里走着。天已经黑了，他没有东西吃，徘徊街头，不知道去哪儿。走到东市西门，他满脸是又冷又饿的神情，抬头对天长叹。

有一个老人拄着拐杖，出现在他面前，问道：

“你叹什么气？”杜子春说出自己的心事，并且对亲友的疏远薄情很气恼，脸上流露出愤慨激动的神情。

老人说：“要多少钱你就够用了？”

子春说：“三五万钱就可以活命了。”

老人说：“不够啊，你再说个数目。”“十万。”

老人说：“不够。”

子春就说：“一百万。”

老人说：“不够。”

子春说：“三百万。”

老人才说：“差不多了。”便从衣袖中拿出一千钱，说道：

“这钱让你今晚用。明天午时我在西市波斯人的商店等候你。小心别超过约定时间。”到约定时间，子春去了，老人果然给了他三百万钱，不告诉姓名便走了。

子春富了起来，放荡的心思马上又死灰复燃，自己认为这一生再也不会流浪了。他骑肥马，穿轻暖的皮袍，和酒鬼们聚会，在妓院楼上听歌赏舞，不再把经营生计放在心上了。

一二年之内，渐渐把这笔钱花光了。他把华贵的衣服车马卖了，改用廉价的，把马换成驴，又卖了驴步行，不多时穷得跟当初一样了。

不久他又没有办法了，在市门边自叹。

叹声刚发出，老人就来到了，握住他的手说：“你又弄到这地步，奇怪啊！我将再周济你，多少钱才够？”

子春心里惭愧，无以回答。老人就逼着问他，子春只是惭愧地感谢罢了。

老人说：“明天午时，你到前次约定的地方去。”

子春忍着羞愧去了，得到一千万贯钱。

子春没有拿到钱时，下狠心，认为从这时起要立身处世，经营财产，心想：石季伦、猗顿不过是个小子罢了。钱已经到手，他的心又变了。游手好闲，放纵的脾气又跟以前一模一样。

不到三四年，比以前还穷了。

子春又在老地方遇见老人，羞愧得无地自容，遮着脸就跑。老人拉住他的衣襟阻止他，说：“唉！你不善于谋生啊。”

便给了他三千万钱，说：“这笔钱如果不能治好你的穷，那末你的贫穷就无药可救了。”

子春想道：“我潦倒狎妓，花光财产，亲朋故旧中的豪富，没有谁顾念我，只有这老翁三次给我钱，我用来报答他。”于是对老人说：“我得了这笔钱，人世间的可以办起来，使孤儿寡妇衣食有靠，这有助于礼教的恢复完备。我感谢你的深恩，把这些事办完之后，就任凭您老人家使唤。”

老人说：“这也是我的心愿啊。你把经营家业的事办完，明年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日），你到老君庙前两棵榆树下见我。”

子春由于孤儿寡妇大多住在淮南，就把钱转到扬州，在

那里买下百顷良田，在城里造起头等的壮丽住宅，在交通要道建起一百多间旅店，把孤儿寡妇全请来，分别住进大宅。给外甥完婚，让侄女出嫁，把死在外乡或旅途的人的棺材运回他们的家乡合葬，使施恩的人得到温暖，使相互仇恨的人重新和好。

把这些事办完后，子春到约定的日期去找老人了。

那老人正在两棵桧树下长啸，就和子春去攀登华山云峰。

进山四十多里，看到一座住房，房屋严整清洁，不是世俗人的住处。

五彩云霞远远覆盖，鸾鸟仙鹤在上空飞翔。上面有座正堂，正堂中有炼丹的炉子，九尺多高，炉中紫色火焰光芒四射，把窗子和门映得通亮。

有九名女道童，环绕着炼丹炉站在那儿。画着青龙、白虎的旗帜分别插在炉的前后。

这时候太阳快下山了，那老人不再穿世俗人的服装，是个戴黄冠、披大红色披肩的道士。他拿着三九白石和一杯酒，递给子春，叫他赶快吃掉。又拿了一张老虎皮铺在正堂西边的壁下，让子春面朝东坐下，警告他说：

“当心别说话！即使是尊贵的神，凶恶的鬼、夜叉、猛兽把你打入地狱，以及你的亲属被囚犯似地捆绑，种种苦难都不是真的，你只管不动不出声。安下心来不要怕，最终是不会受祸害的。你应该一心牢记着我的话。”老人说完便离开了。

子春看看厅堂里，只有一只大瓦缸，满满地盛了一缸水罢了。

道士刚离开，只见旌旗和执戈披甲的士卒，成万辆战车、成万名骑兵，满山谷都是，大喊大叫的斥责声把天都震动了。有一个人自称大将军，有一丈多高，人和马都披着金甲，光芒照人。亲随护卫几百人，剑出鞘、箭上弦，直进堂前，呵责道：

“你是什么人？胆敢不躲避大将军！”

他的亲随卫士握着剑走上前，逼问子春的姓名，又问他在干什么，子春都不回答。

问话的人大怒，催着斩杀子春，人们争着射他，声音像打雷一般，子春始终不应声。

那个将军强忍着怒火离开了。不一会，猛虎、毒龙、狻猊、狮子、蝮蛇数以万计，咆哮怒吼、张牙舞爪，争先恐后地冲向前来，想扑打他咬他，有的从他的头上跳过，子春神态脸色没有变。

不一会就消散了。不久下起大雨，雷鸣电闪，天色黑暗，火轮在他的左右跑动，电光在他的前后闪亮，他眼睛也睁不开。

一会儿，厅堂水一丈多深，流动的闪电、怒吼的响雷，那声势像山崩裂，河决口，不能制止。一眨眼，水淹到他的座位下。子春端端正正地坐着，没有理睬。没多久就消散了。

那个将军又来了，带领着牛头狱卒，奇形怪状的鬼神，把一大镬开水，放在子春面前。拿着长枪刀叉的鬼神，将他四面围住，传下将军的命令道：“肯说出姓名，就放了你，不肯说，就对准心脏，把你叉到镬里去。”

子春还是不应声。于是把他的妻子抓来了，摔倒在台阶